分門集註杜工部詩

投贈

古詩一首　律詩一首

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

鮑曰韋濟韋嗣立子天寶中授尚書左丞史有傳附嗣立後

紈袴不餓死 鄭曰紈胡官切素紗也袴苦故切脛衣也○洙曰前漢班氏敘傳曰王鳳薦班伯宜勸學召見宴昵殿上方鄉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説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受焉數年金華之業絕出與王許子弟為群在於綺襦紈袴之間非其好也晉灼曰白綺之儒冰紈之袴也師古曰紈素也綺今之細綾也並貴戚子弟之服論語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東方朔傳侏儒飽欲死臣朔饑欲死朱買臣妻曰如公等終餓死於溝中耳○趙曰卅牟步紈袴之童○修可曰梁任昉奏彈劉整云以前代外戚仕因紈袴 儒冠多誤身 洙曰莊子曰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儒行曰冠章甫之冠前漢酈食其傳沛公不喜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溺其中與人言常慢罵○趙曰以孔子而絕粮削迹之事則儒冠誤身可知矣○彥輔

日杜言儒冠一杻不偶於世不欺世貴紈絝餓食終身○自比
甫生於睿宗先天元年死於代宗大曆五年年五十有九歷睿宗
玄宗肅宗代宗凡四朝也天寶十三年獻三賦玄宗命宰相試以
文章授河西尉不行天寶十四年安祿山亂甫挈家避亂鄜州陷
賊中肅宗至德二載脫身歸鳳翔府上謁肅宗肅宗授以左拾遺
當是時房琯以宰相總兵與賊戰琯儒者用春秋車戰之法爲賊
所敗由是得罪甫上疏論琯不宜廢肅宗怒貶甫爲華州司功甫
既不得志聞李白在山東將爲山東之遊遂作此詩辭韋左丞明
已無罪而去觀甫嘗有憶李白詩之句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
蓋謂此行爲尋李白故也紈袴貴遊子弟之服餓之義有二絶粒
日餓不食祿亦曰餓若伯夷叔齊餓于首陽采薇而食不食周祿
正此餓也當祿山之亂武夫悍卒皆以軍功取封侯其子弟從自檢
貅至于老死誰有不食祿者獨文儒之士不能擐甲出戰皆最寒家
不見用以此誤身者多矣甫嘗有詩曰儒衣山鳥怪嘉車輿之際
山鳥見儒衣猶且恠駭甫於此時惟以文儒爲務
得不誤身乎蓋嘆武夫得志傷吾道之不用也

丈人試靜聽

賤子請具陳

洙曰易師貞丈人吉注丈人嚴莊之稱也應璩百
一詩避席跪自陳賤子實玄虛鮑昭東武吟主人
且勿喧賤子歌一言○趙曰吳越春秋載伍子胥謂漁父曰性命
屬天今屬丈人此乃杜公呼爲丈人者矣具陳見蜀志許靖與曹
公書有去豈可具陳而世有託名東坡事實輒云毛遂有言賤子
一一具陳之以爲運語却不引出何書其全鈌引類皆如此非特

洸吾杜公又洸蘇公而罔無識眞大難之厄學者之不幸也。經
曰丈人尊長之稱指韋丈也賤子謙辭甫自稱也甫欲韋又靜聽
故具陳其所以不遇之意**甫昔少年日**洙曰少一作妙賈誼洛陽年少。定功曰沈休文別范安成去平生
少年日**早充觀國賓**洙曰易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彥輔曰杜嘗策名薦書也。師曰甫天寶十三年
獻三賦召試文章故云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洙曰魏文帝典論云傅武仲下筆不能自
休孔文舉表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吳質曰摛藻下筆鸞龍之文奮矣。蘇曰仲舒答策下筆疑有神助。趙曰梁孝元帝之敗焚圖
書十四萬卷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故焚之中着一破字則字着力而新奇矣**賦料揚雄敵**蘇曰司馬長卿賦時
人皆稱典而麗雖詩人之作不能多也揚子雲曰長卿之賦不似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耶子雲學長卿爲賦故雅推服。趙曰雄
傳曰顏嘗好辭賦每擬相如故公於賦則言敵揚雄**詩看子建親**洙曰左太沖詠史詩曰弱冠弄柔翰卓犖觀群
書著論准過秦作賦擬子虛又詩言論准宣尼辭賦擬相如揚雄有長楊甘泉等賦子建曹植也。黃曰曹植字子建封陳思王善
屬文著洛神賦責躬公讌等詩後人謂天下才共一石子建獨得八斗。趙曰鍾嶸爲詩品其品子建詩云植詩原出於國風氣骨
高奇辭彩華茂超越今古卓爾不羣故公於詩言親子建也親字親近之親親子建也言與之近也。彥輔曰杜於詩賦蓋以二人

爲準

李邕求識面

箋曰李邕見文苑傳廣陵江都人父善嘗注文選邕少知名長安李嶠等薦邕詞高行直堪爲諫官由是召拜左拾遺玄宗東封獻賦稱旨能文養士賈生信陵之流後進不識京洛阡陌聚觀以爲古人或傳眉目有異衣冠望風尋訪門巷又中使臨問索其新文性豪侈不護細行尤長碑頌中朝衣冠多持金帛往求其文。修可曰識面字始北史齊神武自太原來朝見宋游道曰常聞其名今日始識其面

王翰願卜鄰

洙曰卜一作爲唐文苑傳王翰并州晉陽人少豪蕩不羈櫪有名馬家有妓樂翰發言立意自比侯王日聚英豪從禽擊鼓恣爲歡賞文士祖詠杜華嘗在座。趙曰李邕王翰唐文苑一時之文人也以李邕而有識面之求以王翰而有卜鄰之願則公之名重於時可知。彥輔曰左傳曰惟鄰是卜。師曰依萬卷謂識破其理如中庸曰君子之道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大抵人誰不讀書識破其理者寡矣故孔子曰默而識之甫既識破萬卷之理縱橫妙用無施不可故下筆之際如有神異漢揚雄嘗作甘泉等賦魏曹子建其兄常欲殺之子建七步成詩曰煑豆燃豆萁豆向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甫以揚雄之賦與己相敵射以子建之詩但觀近於己是甫以詩才自負謂子建所不若也唐李邕有才名後進想慕求識其面以至道途聚觀傳其眉目有異唐王翰文士也杜華嘗與游從華母崔氏云吾聞孟母三徙吾今欲卜居使汝與王翰爲鄰足矣其才故也甫以文章知名當世士大夫皆想慕之故以李邕王翰自比

自

謂頗挺出 洙曰出一作生。修可曰一作特。 立登要路津 洙曰古詩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 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 洙曰伊尹致君堯舜又魏杜恕舉明主於唐虞之上○修可曰疏應璩與從弟君胄書云思致於有虞 此意竟蕭條行歌非隱淪 洙曰前漢朱買臣家貧好讀書不治産業艾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毋歌謳道中買臣益疾歌妻羞之求去恚懟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其後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墓間○顏延年詠嵇中散詩曰立俗迕流議尋山洽隱淪謝朓敬亭詩隱淪既已託鮑照詩伊戚長隱淪謝靈運既抵隱淪客○趙曰列子載林類年且百歲拾穗行歌張湛註云古之隱者也舊却引朱買臣行歌道中負薪乃窮困悲歌耳與非隱淪之義不相接隱淪字出桓譚新論以天下神人五一曰神仙二曰隱淪○師曰挺者特也路與津者備要之所乃人物輻湊之地以譬則達官也官有清有要清而不要則无權要而不清則向於俗既清且要乃爲美官甫方召試文章以清要自期又謂特出登于要路津豈期授以河西尉故此意蕭條不獲致君澤民也隱淪者隱逸之士也甫既不見大用辭河西尉又不能隱居林下其負賤如朱買臣負薪行歌於路又爲隱淪之徒所非議矣昔孔子不遇見非於長沮桀溺晨門荷蓧之徒亦若此爾 騎驢三十載 洙曰任昉詩結轍三十載生死一交情陶潛閑

居三十載。彥輔二後漢獨行傳向栩或騎驢入市乞丐於人杜

自言不遇蓋一世矣。定功曰後漢李术有騎驢馳射狐兎驚走

旅食京華春 定功曰言貧困騎驢三十載矣而畢竟乃旅食長安此自傷之意耳魏文帝與吳質書旅食南鄉耳

。彥輔曰郭璞詩曰京華豪俠窟 朝扣富兒門 鄭曰朝陟遙切早也下去聲切擊也又苦侯切義同。趙曰鮑

昭詩結交多貴門出入富兒鄰是也 暮隨肥馬塵殘盃與冷炙 洙曰顏氏家訓云禮曰君子无

故不徹琴瑟古來名士多所愛好者梁初衣冠子孫不知琴瑟大

同以末期風頓盡然而此樂音雅致有深味哉今世曲解雖變於

古猶足以暢神情也唯不可令有稱譽見役勳貴處之下坐以取

殘盃冷炙之辱戴安道猶遭之況爾曹乎。蘇曰吳起嘗歎曰丈夫

兒事未濟甘脯休山林焉能逐浮薄子苟冷炙殘盃焉 到處潛悲辛 修可曰鮑昭野鵝賦對鐘鼓之悲辛

。師曰驢賤者所乘也得志則乘高車大馬貧賤則跨驢而已昔

李白以文章待詔翰林後放逸不檢遂流落不用嘗爲華陰令所

辱令致對去嘗遇龍巾拭吐御手調羹天子殿前尚與吾走馬華

陰縣裏不許我騎驢初貴故走馬後貧賤故出騎驢甫既辭河西

尉貧在京師自未獻賦之前迨今凡三十年矣獻賦時年四十三

京華者言京師乃繁華之地當春月貴遊相追逐繁絃脆管无處

不有甫獨旅食于此其寂寞可知故朝扣富兒門極刺求見暮則

隨其後塵爲當朝士夫所薄如此殘盃謂饔飧之餘者香已埋歇柔肉

曰炙冷炙謂冷炙也甫既貧賤掛冠京師貴游薄之惟待我以殘盃與冷炙探使人惜地抱辛酸也**主人頃見徵**彥輔曰漢雜事宣帝詔前與子方召見徵**欻然欲求伸**洙曰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青冥卻垂翅**蘇曰李斯曰文夫見捉筆哉吻取富貴易君臭盃何青冥之翻與鷄共垂翅乎○修可曰祖出屈原悲回風云據青冥而攄虹王逸九思玄鶴兮高飛增逝兮青冥注青冥雲也○洙曰後漢馮異傳始雖垂翅終能奮翼黽池**蹭蹬無縱鱗**洙曰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沛乎若巨魚縱大壑海賦蹭蹬窮波失勢貌**甚媿丈人厚甚知丈人眞**洙曰易卦注丈人莊嚴○趙曰厚言其相待之厚如後漢云所以慰藉之甚厚真言其懷抱之真蓋如莊子其爲人也真**每於百寮上**尹曰史相國位諸侯王百寮之上**猥誦佳句新**洙曰杜詩云爲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修可曰按南史謝惠連傳族兄靈運嘉賞之云每有篇章對惠連輒得佳語○趙曰誦佳句於同寮是時公已召試賜官也○彥輔曰佳句公自謂也**竊効貢公喜**洙曰貢公貢禹也前漢王吉傳吉字子陽與貢禹爲友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取舍同也師古曰彈冠者且入仕也○修可曰劉孝標廣絕交論曰王陽登而貢公喜○趙曰舊所引雖是然无喜字亦不謂之貢公此乃劉孝標廣絕交論王陽之出而貢公喜是也**難甘原憲貧**洙曰仲尼弟子傳原憲注

草澤中子貢相衛一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閻過謝原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恥之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吾聞之无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慙而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焉能心怏怏**鄭曰怏於亮切不足也○洙曰韓信傳信知漢王畏惡能其稱疾不朝由此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師古曰怏怏志不滿周亞夫傳此怏怏非少主臣也○趙曰心怏怏出吳越春秋吳王僚之母謂王曰公子光心氣怏怏常有愧恨之色舊却引韓信周亞夫鞅鞅字又不連心字非公本意所引用耳**秪是走踆踆**鄭曰踆七倫反○洙曰踆踆行走貌張平子西京賦大踆踆淺**今欲東入海**洙曰語曰乘桴浮于海又曰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也○趙曰此詩人欲去之意造語如此非真有東海之役也**即將西去秦**洙曰李斯上秦始皇書今乃却賓客以弃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粮○沈曰秦州君西戎地春秋時爲秦国後并天下爲隴西郡○彥輔曰此蓋子美欲去京師由梁齊也**尚憐終南山**洙曰周東信有駕幸終南山詩地理志稱扶風武功縣東有大山古文以爲終南昭四年左傳曰荊山中南九州之險是周地之名山○鄭曰福地記云其山東接驪山太華西連太白隴山北去長安八十里南入楚塞連蜀東西數百里亦曰中南**回首清渭濱**洙曰呂望垂釣於渭水得玉璜遂爲師帥○蔡可曰潘安仁西征賦言長安之

境曰南有玄霸表滻北有清渭濁涇故公凡言渭必曰清渭言涇必曰濁涇皆用此矣○彥輔曰孔子去魯遲遲其行孟子三宿而後出晝此可以見子美之志

常擬報一飯 洙曰史記范雎傳雎為將軍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厄者一飯之恩必償睚眦之怨必報李固傳切感古人一飯之報注謂靈輒也孔融一飯之惠以報

況懷辭大臣 趙曰以一飯之恩嘗欲如靈輒之報宣子況大臣相知不獨一飯耳其去之懷為如何

白鷗波浩蕩 洙曰波一作沒○鄭曰蕩徒朗切○蘇曰波乃沒字也古詩云沒白鷗之浩蕩若作波字乃上下句不相符信沒字耳宋敏求云鷗不善沒改作波殊不知鷗之滅沒於煙波間最為自然善舊本作沒禽經云鳧善浮鷗善沒當以沒字為是

萬里誰能馴 鄭曰馴松倫切○洙曰顏延年詠嵇中散詩曰鸞翮有時鎩龍性誰能馴離騷曰怨靈脩之浩蕩鮑照詩翻浪揚白鷗謝朓詩浩蕩別親知潘岳河陽詩洪流何浩蕩○夢符曰右按列子海上之人好鷗鳥者每旦之海上從鷗鳥游其父曰吾聞鷗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鷗鳥舞而不下也○趙曰浩蕩雖本水而不必專言水或取流放之貌如離騷云怨靈脩之浩蕩或取曠遠之貌如楚辭曰志浩蕩而傷懷是也世間本多作波字東坡定作沒字言鷗滅沒於煙波間而浩蕩遠去尤有義理而宋敏求謂鷗不解沒則波字便覺一篇神氣索然也范叔東甫云世有師曠禽經之書其中曰鳧善鷗善沒則沒字卻是沉沒之沒即與前說又

相反矣○彦輔曰唐末有周後人明聖者撰擬言乃以杜此篇與莫相疑行謂之自負嗚呼若人者曷足以語杜詩哉韓退之云尚何自負之有如殘盃冷炙之謂與故老子曰不笑不足以爲道又曰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當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群愚兒何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余以退之爲知言師曰主上謂肅宗也至德二載肅宗見徵徵召也召授左拾遺歟○即倏忽欻然如屈蟠久蟄志欲求伸甫當此時謂得所施爲遂上疏論房琯事不期貶華州司功故云青冥却垂翅蹭蹬無縱鱗青冥天也蹭蹬失勢之貌青天可以飛騰今反垂翅巨魚可以縱壑今反蹭蹬蓋傷其得罪也唯韋丈與甫相厚善而知甫爲人貞率故及于此章丈愛甫蓋重其詩才每於百寮之上謂於宰相前常稱誦其佳句故有拾遺之擢當此時喜得韋丈推引故効貢公之喜得王陽在位也今乃復見貶黜貧賤又如原憲誠使人所難甘矣雖然如是亦安能快快於朝廷紙是不免奔走託食於他郡也韓信既謫爲淮陰侯常怏怏不樂意在戀君甫則不然踆踆奔走之狀山東瀕海之郡唐都長安長安即秦地甫欲適山故云東入海秦地在西甫既適東必離去于西秦故云西去秦終南山與渭水皆秦地山水甫將東入海尚眷眷於終南清渭者不忍棄君而去也自古忠臣身在畎畝心不忘君一飯之恩猶擬報之矧夫身爲拾遺已嘗食人之祿其忍遽忘于君詩家獨推重杜詩蓋取其不忘君之意也大臣謂左丞也左丞與甫厚善其判別之情得無懷恩乎雖然如是甫之無官守言責其進退綽綽然有餘裕真若

鷗在浩蕩之波去來自得誰能馴狎哉浩蕩廣大之貌王荆公嘗以波字爲没字其謬甚也鷗善浮没何必獨言没耶如前輩諸公因舉杜詩身輕一鳥過之句坐間皆忘過字因共補之或言下或言疾竟不似過字之爲渾成也則知没浩蕩亦不如波浩蕩之自然

上韋左相二十韻 彦輔曰按韋見素傳見素嘗爲左丞相子倜鄂位至給事中孫顗爲尚書左丞也。鮑曰韋見素龍父爵彭城郡公十三載拜武部尚書從帝入蜀詔兼左相

鳳曆軒轅紀 洙曰昭十七年傳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也郯子曰吾祖也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曆正也注鳳鳥知天時故以名曆正之官史記曰黃帝名軒轅 龍飛四十春 洙曰自玄宗即位至天寶十一載四十年十二載見素爲武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龍飛玄宗即位也。沈存中曰文章自應律度未嘗以音韻爲主詩第二字側入謂之正格如子美此二句皆二字平入謂之偏格如唐名輩詩多用正格子美詩用偏格者十無二三 八荒開壽域 洙曰荒大也八方也毆民然於仁壽之域。昱曰列子仲尼篇遠在八荒之外前漢王吉疏願陛下與大臣述舊禮明王制毆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 一氣轉洪鈞 洙曰張茂先答何劭詩洪鈞陶萬類 霖思賢佐 洙曰高宗命傅説曰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 丹青憶

老臣 洙曰趙充國。充國以功德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宮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廼召揚雄即充國圖像而頌之後漢胡廣傳靈帝思感舊臣乃圖畫廣及太尉黃瓊於省內詔議郎蔡邕為其頌云○孝祥曰韋相公之先人遺風餘烈至今稱之故云冊青憶老臣

應圖求駿馬 洙曰梅福傳欲以三代之法取當世之士猶以伯樂之圖求騏驥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馬援好騎善別名馬於交趾得駱越銅鼓乃鑄為馬式還上之馬高三尺五寸有詔置於宣德殿下以為名馬式焉○趙曰此言見素以材見用也魏曹植獻文帝馬表曰臣於先帝世得天苑紫騂一匹形法應圖舊注引梅福傳非干此也

驚代得騏驎 洙曰張揖注相如賦雄曰騏雌曰驎其狀麋身牛尾狼蹄一角

沙汰江河濁 鄭曰汰他蓋切○洙曰言為吏部日也北史新雄為尚書郎會沙汰郎官雄與羊琛等八人俱見留

調和鼎鼐新 鄭曰鼐曩宰切○洙曰言為相也說命若作和羹用汝為鹽梅釋器云鼎絕大者謂之曰鼐

韋賢初相漢 洙曰韋賢字長孺授昭帝詩宣帝本始三年代蔡義為丞相

范叔已歸秦 洙曰史記范雎字叔更名姓曰張祿王稽載入秦昭王大說拜雎為客卿封應侯相秦

盛業今如此 傳經固絕倫 洙曰韋賢兼通禮尚書少子玄成復以明經仕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

豫樟深出地 滄海闊無津 洙曰

豫樟木良材也滄海百谷之所歸其淵不可津涯

北斗司喉舌誅曰李固傳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北斗為天之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于四時尚書出納王命

東方領搢紳鄭曰搢即刃切○誅曰郊祀志搢紳者弗道李奇曰搢插也紳大帶也臣瓚曰縉赤白也紳大帶也左氏傳有縉雲氏師古曰李云縉紳是也字本作搢插笏於大帶之間與革之間耳非插於大帶也或作薦紳者亦謂薦笏於紳帶之間其義同相如曰搢紳先生之徒也

持衡留藻鑒聽履上星辰誅曰公時兼兵部尚書故云聽履上星辰鄭崇哀帝時為尚書僕射數求見諫爭上納用之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趙曰見素為吏部侍郎平判皆誦於口銓選之人多德之上星辰以言其親帝之旁猶言上雲霄矣

獨步才超古昱曰魏志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曹植與楊修書曰今世作者可略而言若仲宣獨步於漢南○彥輔曰任昉曰動遂超古

餘波德照鄰誅曰一云餘波照北鄰○余曰左傳僖公三十三年及及晉国君之餘也○逸曰語德不孤必有鄰

聰明過管輅鄭曰輅魯故切○誅曰魏志方伎傳管輅字公明喜仰視星辰常云家雞野鵠猶尚知時況於人乎鄉里太守單子春語衆人曰此年少盛有才器聽其言論近似司馬天子游獵之賦何其磊落雄壯英神已茂又能明天文地理變化之數不徒有其言也於是發聲徐州號之神童

尺牘倒

陳遵洙曰前漢一切俠傳遵字孟公略涉傳記贍於文辭惟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為榮倒猶傾服也豈是
池中物洙曰吳志周瑜傳晉書劉元海傳並云蛟龍得雲雨非復池中物由來席上珍無已曰礼
儒行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廟堂知至理風俗盡還淳魯曰此言宰相之能事畢矣才
傑俱登用愚蒙但隱淪趙曰公自謂也長卿多病久鄭曰長展兩切○洙曰司
馬相如字長卿嘗有消渴病與卓氏婚饒於財故其事宦未嘗肯與公卿国家之事常稱疾閒居不慕官爵子夏索
居貧鄭曰索昔各反○趙曰公以三公自比也司馬相如常有消渴病子夏離群索居索居蕭索也回首驅
流俗余曰孟子曰同乎流俗生涯似衆人余曰莊子養生主篇其生也有涯巫咸不
可問洙曰列子有神巫自齊來命曰季咸知人生死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卒為壺丘子所困鄒魯莫
容身洙曰莊子盜跖篇孔子再逐於魯削跡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者豈見貴耶感激時
將晚蒼茫興有神鄭曰興許應切○趙曰蒼茫荒寂之貌公歎荒寂之間而興有神則感激所致不覺
如神也為公歌此曲涕淚在衣巾師曰曆所以推日月星辰之數鳳知天時故軒轅以

名曆官所謂鳥官者如此之類易飛龍在天大人造也龍以喻君
考之爲曆玄宗即位至天寶十一載已經四十年見素時爲尚書
同門下平章載調和一元之氣運轉洪鈞以陶成萬物遂使八方
荒遠之民咸躋于仁壽之域霖雨思賢佐丹青憶老臣謂見素之
父湊遺風餘烈至今人思之故有是句應圖求駿馬謂湊父而求
其子果得見素之賢也沙汰江河濁言公爲相得以進退百官擇
清廉而去貪濁也昔韋賢父子皆以經術相繼爲漢相今見素父
子亦然故下文又云傳經固絕倫范叔遭困阨變名姓曰張祿來
歸秦秦相之湊初仕隋後歸唐故云范叔已歸秦豫樟深出地滄
海闊无津言見素本盛族根本淵源之爲大也見素從玄宗入蜀
兼左相天寶中爲兵部尚書故云北斗司喉舌聽後上星辰天寶
五載爲吏部侍郎銓序平允故云持衡留藻鑒天寶十五載是年
八月肅宗立改元至德十月丙申有星犯昴見素言於肅宗曰昴
者胡也祿山將死帝曰日月可知乎見素曰福應在德禍應在刑
昴金忌火行當火位昴之昏乃其時也及祿山死日月皆不差管
輅善天文地理今見素所言如此故曰聰明至管輅東方朔爲縉
紳領袖或云康王之誥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
諸侯入應門右時公爲相率百官故云領縉紳愚蒙但隱淪甫自
謂病肺不堪求仕但隱居論晦而已非若公之才傑登用于廟堂
能使風俗追還淳古之治驅流俗言與流俗驅馳不能擺脫俗累
生涯以衆人言貧與編戶等也巫咸善知人貴賤壽夭甫雖貧賤
多病猶能安於分莫肯扣問斯人而有覬覦之心也甫自言東

西南北人故有比以夫子之不容于世也時將晚傷衰老也蒼生云聯遠貌言與之超逸

贈韋左丞丈濟

鮑曰唐韋濟嗣立子天寶中爲尚書左丞

左轄頻虛位 洙曰晉天文志轄星傳軫兩旁主王侯左轄爲王者同姓右轄爲異姓詩節南山尹氏太師維周之氏義太氏作控轄之控言尹氏作太師之官爲周之控轄也○脩可曰按唐史典云左右丞掌管轄省事糾舉憲章又舊唐史劉洎上疏曰尚書萬機是爲政本是以二丞方於管轄八座比於文昌故左丞爲左轄 **今年得舊儒** 趙曰皆以紀韋丈也魏晉以來左丞得糾彈奏八座故傳咸云斯乃皇朝之司直天臺之管轄後人用左轄義起於此舊注引晉天文志以爲星名非是 **相門韋氏在經術漢臣須** 洙曰漢韋賢及子玄成父子皆以經術爲相 **時議歸前列天倫恨莫俱** 洙曰天倫兄弟也穀梁兄弟天倫也○趙曰指濟兄弟是前輩爲時議所歸 **鴒原荒宿草** 洙曰棠棣脊鴒在原兄弟急難注脊鴒雝渠水鳥而今在原失其常處則飛則鳴求其類天性也猶兄弟之於急難禮弓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注宿草謂陳根也○趙曰惜其一亡至於宿草已荒 **鳳沼接亨衢** 洙曰晉荀勗守尚書令勗久在中書專管機事及失之甚罔然悵恨

或有賀之者以集我鳳凰池諸君賀我耶○趙曰齊由左丞可以接鳳池可謂又美其爲中書之貴○師曰此句言累世爲尚書也

有客雖安命 洙曰莊子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也○趙曰公自言也 衰容豈壯夫 洙曰

謂以窮達而沮體非壯夫泥○趙曰此足以慰榛蕪 家人憂几杖 洙曰几老者所馮杖老者所扶持也家人憂其衰

老也故偕言几杖礼大夫致仕則必賜之几杖 甲子混泥途 洙曰襄三十年傳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

人或年長矣无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

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趙孟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用吾子使吾子辱在泥途久矣乃武之罪

也敢謝不才遂仕之 不謂矜餘力還來謁大巫 洙曰吳志張紘傳陳琳答紘書曰小巫見於大

巫神氣盡矣 歲寒仍顧遇 洙曰以顧遇之礼不改故云歲寒論語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 日暮

且踟躕 洙曰日暮謂暮齒也漢書日暮途遠 老驥思千里 洙曰魏武樂府云老驥伏櫪志在千里 飢

鷹待一呼 洙曰魏志陳登謂呂布曰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鷹然飢則爲用飽則揚去○蘇曰楚人云飢如鷹待此

一呼事見呂氏春秋 君能微感激亦足慰榛蕪 洙曰明本一云折骨効窒區○趙曰此又不能

無所求也。師曰甫客甫自謂吳志張紘見楠榴枕愛其文爲作賦陳琳見之以示人曰此吾鄉張子綱所作也後紘見琳作武庫賦應機論與琳書深歎善之琳荅曰自僕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間率少於文章易爲雄伯故使僕受此過差之譚非其實也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大巫以比韋濟跡蹈言眷慕於韋不忍去也老驥飢鷹皆甫自喻甫於前詩云猥誦佳句新是韋知甫者也故此詩有意於伸之薦拔故末章云君能微感激亦足慰榛蕪

遣悶奉呈嚴公二十韻 蘇曰嚴武在蜀對客多騁筆札甫辭曰不謂嚴挺之有此兒武怒甫徐曰我乃杜審言孫擬捋虎鬚不合坐大笑彌縫之武曰與公等言何至上及祖考乎深銜之甫歸草堂遂有遣悶詩

白水魚竿客清秋鶴髮翁 洙曰鮐背鶴髮言老也。趙曰鶴髮老者之相庾信作賦子老矣鶴髮雞皮蓬頭歷齒 胡爲來幕下秪合在舟中 洙曰言躬性疎散止可與漁樵爲偶不當爲幕客也 黃卷真如律 趙曰自不是黃卷聖賢之義意其以黃紙所寫之法令合如何之內故云真如律。大臨曰言詩書以礼法繩人 青袍也自公 洙曰詩自公退食。大臨曰言不卑小官也 老妻憂坐

痺鄭曰甲利切幼女問頭風平地專欹倒分曹失異同趙曰言其散冗在府中所以之皆不事其事而分之不知為異為同也禮甘衰力就義忝上官通洙曰謂能容之於散秩也○趙曰公得領府幕忝關通於上官矣上官指嚴武也疇昔論詩早洙曰公與嚴公先以文才相知○趙曰與嚴論詩已在早年矣光輝仗鉞雄洙曰仗鉞言嚴公作鎮也寬容存性拙洙曰公嘗斥嚴公父名公不以為忤翦拂念途窮洙曰謂嚴公表請為軍參謀也劉孝標絕交論顧盼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露裛思藤架洙曰詩厭浥行露煙霏想桂叢洙曰言身雖在幕中而嘗有山林之志信然龜觸網洙曰龜莢傳預且觸網云○蘇曰王鼈行上如龜網雖不遭羅其駭恐亦可知也直作鳥窺籠洙曰秋興賦池魚籠鳥而有江湖山藪之思○趙曰上兩句則身雖在幕府而有山林之念故如龜之在網鳥之在籠也下八句有懷草堂之意西嶺紆村北師曰自此句以下乃子美述草堂之興恐其荒蕪而有歸休之意故末章云會希全物色時放倚梧桐物色言形骸衰老與保其天年遂其真性倚梧桐以自樂也南江繞舍東竹皮寒舊翠椒實雨新紅浪簸船應拆杯

乾壟即空 洙曰斵定識文人曰 蒸盡火滅而乾壟空 蕭蕭離生野徑斤斧任樵童 洙曰自西掎丹 此皆志在草堂 束縛酬知己蹉跎効小忠 洙曰言性雖疎 散當束縛以酬 知已年雖蹉跎不足以 負任責亦當効小忠也 周防期稍稍太簡遂忽忽曉入朱扉啓長將歸畫角終不成尋別業 大觀曰別業 指草堂也 未敢息微躬烏鵲愁銀漢 洙曰爲塡河也○炎曰烏鵲塡河以渡牛女 甫意謂雖參幕府无以補濟故曰愁銀漢 駑駘怕錦幪 洙曰非 其飾也 會希全物色時放倚梧桐 趙曰言如烏 鵲之微力不任於塡河駑駘之蹇不足以被錦幪之飾則所望於 故人知已者幸全其物色而放令倚於梧桐也

奉贈鮮于京兆二十韻 鮑曰鮮于仲通也紀十年書 劒南節度使鮮于仲通及雲蠻戰于西洱河敗績不見其爲京兆豈先爲京兆耶 豈以節度爲京兆耶唐開元以來在位无鮮于姓者 詩有鮮于萬州乃其子也○ 鄭曰鮮于相然切漢複姓也

王國稱多士 洙曰文王詩思皇 多士生此王国 賢良復幾人 趙曰王者之国 號稱多士矣而

賢良無幾也異才應間出洙曰異才茂異也間出間生也猶間世而生也爽氣必殊倫
洙曰氣宇清爽有殊於衆人也。趙曰以言鮮于京兆也始見張京兆宜居漢近臣洙曰張敞
傳潁川太守黃霸始以治行第一入爲京兆尹不稱罷於是膠東相敞守京兆尹其治京兆略循趙廣漢之迹爲久任職漢制出爲
二千石有治狀者入爲公卿故曰近臣驊騮開道路蘇曰淮陰侯韓信語蒯通曰勸子與諸郎談論辨析是非
落落可聽如駑駘駕車使驊騮開路非容易追逐也使人心服可喜可喜見国語別集鵰鶚離風塵鄭曰離方
智力去也。洙曰猶駿異得路者然也。趙曰驊騮鵰鶚言其俊也侯伯知何算洙曰算一作等文章
實致身趙曰此言侯伯之人多矣至於無算而鮮于之致身則實以文章也奮飛超等級容
易失沉淪趙曰惟其奮飛而晉擢超邁於官之等級故其離去沉淪也易而不難如此脫略磻溪
釣洙曰呂望釣於磻溪操持郢匠斤洙曰莊子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人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
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雲霄今已逼台袞更誰親趙曰上公應天上三台袞
則袞服三公一命袞故得稱袞也鳳穴雛皆好洙曰此言鮮于諸子也山海經丹穴之山有名鳳皇焉鵷雛閑鳥見而詩之曰

此兒若非龍駒是鳳鷄

龍門客又新洙曰後漢李膺傳膺性簡亢無所交接唯以同郡荀淑陳寔爲師友被容接者名曰登龍門也

義聲紛感激洙曰劉越石詩鄙生何感激

敗績自逡巡洙曰莊十一年傳凡敵大崩曰敗績注師徒撓敗若沮岸崩山喪其功績故曰敗績逡巡言退貌。趙曰皆公自謂也言鮮于之義声紛然感激之多而我之敗績則自逡巡不進耳

途遠欲何向洙曰遠一作永主父偃曰日暮途遠

天高難重陳鄭曰重儲用切再也。洙曰劉越石弃置勿重陳曹植云天高聽遠

學詩猶孺子洙曰一云子夏論語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又子夏問曰巧笑倩兮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鄉賦忝嘉賓洙曰鄉賦猶鄉舉也鹿鳴燕嘉賓

不得同鼂錯洙曰公傳言公舉進士不第鼂錯舉賢良對策高第鼂錯傳今臣盜等迺以臣錯充賦如淳曰猶言備數也臣瓚曰充賦錯之謙也所以言如賦調也

吁嗟後郄詵洙曰郄詵傳泰始中詔天下舉賢良直言之士太守文立舉詵應選對策上第詵曰臣舉賢良對策爲天下第一猶桂林一枝也

計疎疑翰墨洙曰公有詩云儒冠多誤身乃疑之

時過憶松筠洙曰謂有歲寒。趙曰言時已過矣則思賢於山林舊注謂有歲寒非是

獻納紆皇眷

中間謁紫宸洙曰殿名

且隨諸彥集洙曰江淹別賦金閨諸彥方覬薄才伸鄭曰覬几利切幸也。洙曰公獻三賦召試集賢殿

破膽遭前政陰謀獨秉鈞洙曰劉陶傳關東破膽詩節南山秉国之鈞陳平曰我多陰謀道家所忌。趙曰林甫傳帝詔天下士有一藝者得詣闕林甫恐士對詔斥已即建言士皆草茅徒以狂言亂聖聽請付尚書試問無一中程者子美對詔意本望高選而為林甫所沮故有破膽陰謀之語

微生沾忌刻萬事益酸辛

交合丹青地恩傾雨露辰洙曰交契在華顯之地又當沛澤下流之辰而愁餓死者以時所不容也。趙曰丹青地指言公卿之地也鹽鐵論曰公卿者神化之丹青

有儒愁餓死早晚報平津洙曰東方朔傳臣朔飢欲死平津侯公孫洪開閤延賢人與參謀議弘身食一肉脫粟飯故人賓客仰衣食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報平津喻報鮮于也。趙曰公以獨餓死為愁所賴者在鮮于京兆如公孫洪故人賓客仰衣食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報平津喻報鮮于也。趙曰公以獨餓死為愁所賴者在鮮于京兆如公孫洪故人賓客仰給衣食焉。師曰漢張敞嘗為京兆尹今鮮于以賢良而居張敞之任猶驊騮之開道路鵰鶚之離風塵京兆古之侯伯知何等言胷中蘊蓄不可窮也容易失沉淪言京兆乃輦轂之下不可驕易而失身此戒之之辭匠斤言有斷也雲霄今已逼言近天子也台袞更誰親言必見擢

為公相也龍門客□新言門下客皆賢士也敗績自從遝言甫自得罪去而不獲依託鮮于也日暮窮途遠逾人之秉老甫以年老更欲何所向乎天高難重陳則又以君門難伸懇也謂子小子也甫謙言能詩不過小子之才詩不得同晁錯吁嗟後郤詵蓋言甫雖忝鄉薦奈何不中第也獻納謂獻三賦帝試命宰相試文章且隨諸彥集謂落筆中書堂也甫以上蹟雪房琯為當權者所疾遂見斥逐故云致膽遭前政陰謀獨秉鈞微生霑忌刻微生甫自謂也

奉贈太常張卿均二十韻 洙曰按唐書均張說之長子也九載為大理卿後出為建安太守歲中召還再遷太常卿祿山亂受僞命特免死長流合浦

方丈三韓外 洙曰前漢郊祀志自齊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魏志韓在帶方之南東西以海為限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故曰三韓 崑崙萬國西 洙曰禹貢注崑崙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羌髳𩬊之屬皆西戎也。鄭曰崑崑公渾切崙盧昆切。鄭元曰外國圖云從大晉國王西七萬里得崑崙之墟

建標天地闊 洙曰天台賦赤城霞起以建標 詣絕古今迷 氣得神仙迥

恩承雨露低 洙曰按唐書均弟垍以主婿玄宗特深恩寵許於禁中置內宅侍為文章賞賜珍玩不可勝數時均

亦供奉翰林，均嘗以所賜示均，均戲謂洎曰：此婦翁與女婿，皆非是天子與李士也。○趙曰：上四句以譬禁掖之清切，乃神仙之地，唯有仙風道骨者始能游且承恩寵也。此指言張均父子。

相門清議眾趙曰：張均父說相國之子，故曰相門。儒術大名齊曾曰：均，張說之子，其名與父齊等也。軒冕羅天闕洙曰：均、洎俱能文，說在中書，兄弟皆掌綸翰之任。琳琅識介珪洙曰：禹貢厥貢球琳琅玕。注：琳皆王名，琅玕石而似珠。釋地云：西北之美者有崑崙墟之璆琳琅玕焉。詩崧高：錫爾介珪，以作爾寶。箋云：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爲寶，美均爲介珪也。○趙曰：以琳琅則識張卿爲介珪矣。介珪，大珪也。伶官詩必誦洙曰：邶詩簡兮序：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注：伶官，樂官也。伶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號樂官爲伶官也。夔樂典猶稽洙曰：書右夔典樂。○趙曰：此贈太常張卿，復用樂事。伶官出詩，仕於伶官。古者採詩，而伶官誦之以諫王焉。太常卿，掌樂者也。健筆凌鸚鵡洙曰：後漢禰衡字正平，有才辯，在黃祖座上爲鸚鵡賦，筆不停綴，文不加點。凌，過也。銛鋒瑩鸊鵜洙曰：鸊鵜，水鳥也，膏中瑩刀。○修司曰：戴暠度關山詩云：劒瑩鸊鵜膏。友于皆挺拔洙曰：友于，言兄弟也。○馬曰：書：惟孝友于兄弟。○趙曰：言均、洎兄弟之貴，且有勳業也。公望各端倪洙曰：公望各有所歸也。○趙曰：言兄弟負公輔之望，各有

端倪也。余曰莊子大宗師篇反覆終始不知端倪疏云端緒也倪畔也 通籍踰青瑣 洙曰元帝紀令從官給事宮司馬中者得爲大父母父母兄弟通籍應劭曰籍者爲二尺竹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縣之宮門案省相應乃得入也謝玄暉詩既通金閨籍漢給事曰暮入對青瑣門拜謂之夕郎青瑣以清戶邊鏤中天子制也刻爲青瑣文而青塗也。趙曰通籍通朝見之籍青瑣也中有青瑣門刻爲連瑣而青塗之 身觸照紫泥 洙曰身觸身途也後漢志漢舊儀曰天子信璽六璽皆以武都紫泥封青囊白素裏兩端無縫尺一板中約署皇帝。余曰易大畜其何天之衢亨 靈虬傳夕箭 洙曰梁陸倕字佐公新漏刻銘曰靈虬承龍言漏刻之箭以龍承之也。趙曰箭浮水之物。鄭曰虬居幽切無角龍 歸馬散霜蹄 昰曰莊子馬蹄篇馬蹄可以踐霜雪 能事聞重譯 鄭曰譯夷益切。洙曰前漢平帝紀越裳重譯獻雉。師古曰譯謂傳言也道路絕遠風俗殊隔故累譯而後乃通相如重譯納貢。趙曰言所能之事聞於重譯之蠻夷矣 嘉謨及遠黎 余曰揚子或問忠言嘉謨曰謨合皋陶之謂嘉 弼諧方一展 洙曰皋陶謨曰謨明弼諧 班序更何躋 洙曰莊二十年傳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 適越空顛躓 洙曰莊子逍遙篇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顛躓危困也。鄭曰躓陟利切跲也 游梁竟慘

悽洙曰鄒陽齊人知吳王不可說是時梁孝王待士於是陽與枚乘嚴忌等皆去之陽從孝王游羊勝公孫詭等疾陽惡之孝王孝王怒將殺之陽從獄中上書而得免。趙曰公初落魄嘗適越矣傳所謂客吳越是也公又嘗遊梁矣贈李白篇所謂亦有梁宋遊是也今公雖爲右率府冑曹然欲展弼諧於張劉而班列大序之不可攀則復有去而之它之意將適越乎空如前日之顛躓將遊梁乎竟如前日之悽悽此詩人之思也

謬知終畫虎洙曰馬援傳初兄子嚴敦並喜譏議援在交阯還書戒之曰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欲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勑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終類狗也迄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爲言吾嘗爲寒心是以不願子孫之效也

微分是醯雞洙曰莊子田子方篇孔子見老聃孔子出以見顏回曰丘之道也其猶醯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注醯雞者甕中之蠛蠓也司馬云酒上蠛蠓醯許西反

萍泛無休日天育見曰萍無根隨流而已謝靈運蘋萍泛沉深。趙曰公自譬其無定也

桃陰想舊蹊洙曰李廣贊曰李將軍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流涕彼其中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師古曰蹊音奚謂徑道也。趙曰公言

其想舊蹊之桃陰乃念舊日見知之人也 僕吹噓人所羨騰躍事仍睽碧海眞
難涉洙曰十洲記扶桑在碧海之中也一面萬里太帝之宮太眞東王君所治之地也 青雲不可梯安石曰郭
璞游仙詩雲谿可潛盤安事登雲梯。趙曰至於騰羅之便則仍乖睽如此則如涉碧海梯青雲之難也。曾曰謝靈運詩共登青
雲梯 顧深慙鍛鍊鄭曰鍛都玩切。洙曰韋彪傳鍛鍊之吏注蒼頡篇曰鍛推也鍛鍊猶成熟也言深文之吏入
人之罪猶工冶陶鑄鍛鍊使之成熟也前書路溫舒曰鍛鍊而周內之。田曰張景陽七命曰楚之陽劍歐冶所營乃鍊乃鑠萬辟
千灌注云鍛鍊刻苦成材之義此言張卿恩顧我雖深而自慙鍛鍊之未至耳舊注所引乃刑罰鍛鍊之義非是 才小
辱提攜洙曰提攜猶挈維之也。趙曰公自言才能之小辱張卿之提攜 檻束哀猿叫洙曰叫
作巧淮南子置猿檻中巧捷無所肆其能鮑明遠詩今作檻中猿 枝驚夜鵲棲洙曰魏武帝樂府云月明星稀
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云云 幾時陪羽獵 應指釣璜溪洙曰注揚雄傳雄十二月從羽
獵璜王也呂望釣於磻溪得璜焉刻曰姬受命呂佐之報在齊。趙曰孝成帝時羽獵而揚雄從焉幾時陪羽獵有羨慕其得近請
光之意。鄭曰璜胡光切十道志欒陽有釣璜浦乃呂望所釣璜溪也。師曰太公老年見用今甫亦有意于暮年故云云

敬贈鄭諫議十韻

諫官非不達詩義早知名洙曰鄭諫議雖不得名必善於詩者下皆詩事。趙曰爲天子諫官
非不謂之顯達而於作詩之義又早歲已有名此專美之也下句正言其詩可以知名者破的由來事洙曰言詩
句中理如射之破的也庚翼謂謝尚曰卿若破的當以鼓吹相賞尚應声中之翼即以其副鼓吹給之先鋒孰敢
爭洙曰嘗爲勍敵未嘗敗北。趙曰破的如射之中先鋒如戰之勇王濟与王愷發射一發射破的思飄雲物
外鄭曰思相吏切。洙曰外一作動言詩意思遠到也司馬相如傳相如既奏大人賦天子大說飄飄有陵雲氣游天地之間意
。趙曰如文賦言神游万仞情騖八極舊注引飄飄有陵雲氣非是也律中鬼神驚修可曰詩律餘中可驚鬼
神如李白詩去詩成泣鬼神舊注謂如律呂和諧誤矣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洙曰曲盡
物理故無遺恨才思浩瀚故如波瀾兼詞意壯健故有言老成也。趙曰公言作詩中有一字一句不佳雖如毫髮之小則心自慊
慊則有遺恨矣野人寧得所趙曰自此而下皆公自序也野人公自稱耳天意薄浮生多
病休儒服晏曰莊子田子方篇哀公曰舉魯国而儒服冥搜信客旌洙曰天台賦云遠寄冥搜

○趙曰欲冥搜幽冥之地信客旌所指耳

築居仙縹緲

鄭曰縹普沼切緲弭沼切○洙曰○洙曰木玄虛海賦神仙縹緲食王請涯○趙曰卜築欲在深遠之処如仙之縹緲難尋也餘見上

旅食歲崢嶸

鄭曰崢仕耕切嶸湖萌切高峻貌鮑明遠舞鶴賦歲崢嶸而催暮

使者求顏闔

洙曰莊子讓王篇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終逃魯君之使

諸公厭禰衡

洙曰後漢文苑傳禰衡字正平有才辯氣剛傲好矯時慢物曹操怒之送与劉表後侮慢表表耻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後竟爲祖所殺

將期一諾重

洙曰辯士曹丘生謂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兩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之間哉江淹詩季布重然諾史記曰季布一諾

欻使寸心傾

洙曰謂傾嚮於鄭也徐庶指心曰以此方寸之地謝玄暉詩歘爲勞寸心○鄭曰欻許勿切暴起也

君見途窮哭宜憂阮步兵

洙曰阮籍爲步兵校尉率意命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動哭而反顏延年詩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十朋曰使者求顏闔謂鄭時遣人招之諸公厭禰衡言畏已者惡甫之放誕末章皆祈哀之辭

寄簡上

寄韓諫議 師曰地理志岳州巴陵郡在岳之陽故曰岳陽有君山洞庭湖湘江韓注以諫爲職直言陳天下事代宗不悅貶岳陽注澗意遊君山弃人間事將爲長往之計甫思之故有此作

今我不樂思岳陽 洙曰岳陽巴陵也屬湖南 身欲奮飛病在床 洙曰詩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美人娟娟隔秋水 洙曰詩人以美人比君子故詩有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趙曰公時在夔而韓在岳斯爲隔秋水矣 濯足洞庭望八荒 洙曰左太冲濯足万里流 鴻飛冥冥日月白青楓葉赤天雨霜 洙曰選詩曉霜楓葉丹。趙曰鮑昭詩窮秋九月荷葉黃北風驅鴈天雨霜雨音去聲 玉京群帝集北斗 洙曰玉京帝居也五方各有帝惟北極爲至尊。夢弼曰右按晉天文志北極五星北辰最尊者也北斗七星在太微北七政之樞機陰陽之元本故運乎天中而臨制四方以建四時而均五行人君之象號令之主注以斗爲極誤矣五星經云天上白玉京黃金闕。趙曰群帝如諸王三公之類以言天子五方之帝三十三天之帝雖稱帝而於大帝爲卑故稱群帝也 或騎麒麟翳鳳凰 洙曰集仙傳天人注上如想皆乘麒麟鳳凰龍鶴大鳥是也 芙蓉旌旗煙霧樂 洙曰楚詞搴芙蓉兮木末 影動倒景搖

瀟湘洙曰郊祀志登遐倒景注在日月之上反照故其影倒也。趙曰言瀟湘言韓在岳陽也星宮之君醉瓊漿洙曰楚詞搖漿蜜勺實羽觴華酌既陳有瓊漿羽人稀少不在傍趙曰楚辭仰羽人於丹丘

似聞昨者赤松子恐是漢代韓張良昔隨劉氏定長安帷幄未改神慘傷洙曰張良其先韓人也高祖立蕭相國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万金之資為韓仇強秦天下震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万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弃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乃學道欲輕舉。師古曰赤松子仙人號也神農時為雨師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

國家成敗吾豈敢色難腥腐食風香洙曰鮑明遠何時與汝曹啄腐共吞腥。趙曰神仙傳壺公留費長房於羣虎之中長房不恐又內石室中頭上有大石萃繩懸之諸蛇齧繩欲斷長房不移公往撫之曰可教矣又命噉溷臭惡非常長房色難之公乃歎而謝遣之曰子不得仙也今以子為地主

周南留滯古莫惜洙曰大史公留滯周南。趙曰又以太史公比之南極老人應壽昌洙曰春秋元命苞曰老人星治平則見見則主壽

美人胡為隔秋水焉得置之貢玉堂師曰令韓注隱岳陽勸張

良之所爲故甫云色難腥腐飡風香昔太史公留滯周南之地注
見貶於岳陽何其太史公是以爲之痛惜南極星中有老人星見
則主壽以應治平甫以注隱南方比之老人星嘆其不見也於末
章則又云美人胡爲隔秋水欲得此美德之人貢之玉堂以輔天
子不宜隱于此也所
以甚惜注之不用

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寄近呈蘇渙侍御

久客多枉友朋書素書一月凢一束蘇曰王价避居遠郊
一月之中得親知書
僅成一束但虛訶寒溫而已空煩眼力使人厭接又
倦回荅○趙曰古詩云客從南方來中有尺素書虛名但蒙
寒溫問泛愛不救溝壑辱洙曰言友朋之書雖多但蒙寒
溫之問而不足拯憂也○趙曰
晉王獻之嘗與兄徽之操之詣謝安三兄多言
俗事獻之寒溫而已孟子云志士不忘在溝壑齒落未是無
心人舌存恥作窮途哭洙曰張儀從楚相飲相亡璧門下意
張儀盜璧共笞掠之妻曰子毋讀書
游說安得此辱儀曰視吾舌在不妻笑
曰舌在儀曰足矣阮籍遇窮途則哭道州手札適復至紙

長憂自三過讀盈把那須滄海珠夢符曰右按唐書閻立本謂狄仁傑曰君可謂滄海遺珠矣○趙曰王筠於書三過五抄入懷本倚崑山玉洙曰言得裴書勝珠之盈把倚裴如崑山玉也○蘇曰世說毛曾與夏侯玄共坐時人謂蒹葭倚玉樹也撥弃潭州百斛酒洙曰步兵廚中貯酒數百斛蕪沒瀟岸千株菊使我晝立煩兒孫令我夜坐費燈燭洙曰言得書而有所思也○趙曰煩兒孫者煩其侍立也○憶子初尉永嘉去鄭曰永嘉溫州縣紅顏白面花映肉軍符侯印取豈遲紫燕綠耳行甚速洙曰言負超軼之材也○趙曰言初爲尉之少年而材之俊逸軍府則爲節度使印則封侯矣紫燕文帝良馬名綠耳則列子周穆王駕八駿之馬而左綠耳聖朝尚飛戰鬭塵濟世宜引英俊人洙曰兵革未息宜薦才引士以濟斯世也黎元愁痛會蘇息夷狄跋扈徒逡巡洙曰如用得其人則黎民蘇而夷狄服也○趙曰徒逡巡者言其空自遷延不久掃蕩也授鉞築壇聞意旨洙曰晉禮志漢魏故事遣將出征符節郎授節鉞於朝堂漢高築壇拜韓信聞意旨言當與此事也頹綱漏

綱期彌綸洙曰勉興滯補廢也郭欽上書見大計洙曰干寶著論思郭欽之謨而誤我戎狄之有釁御史大夫郭欽言戎狄強獷歷世爲患今西北方戎狄雜居恐百代之後爲患宜及平吳之功以復上郡帝不許劉毅答詔驚群臣洙曰晉武帝顧謂劉毅曰朕方漢之何如主對曰桓靈也帝曰朕克己爲理方之桓靈不亦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公府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則知也他日更僕語不淺洙曰儒行孔子對魯哀公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注僕太僕也君燕朝則正位掌擯相更之者爲久將倦故使之相代也明公論兵氣益振鄭曰振之人切○洙曰益振益壯也傾壺簫管黑白髮洙曰黑一作理言得書而愁去白髮再黑舞劍霜雪吹青春洙曰項莊舞劍與與舞同宴筵曾語蘇季子後來傑出雲孫比洙曰蘇秦字季子徐孺傳角立傑出爾雅雲孫○趙曰爾雅七世孫曰雲孫故自季子至侍御取其最遠者言之茅齋定王城郭門藥物楚老漁商市趙曰定王城乃潭州漁商市亦潭州之地市北肩輿每聯袂郭南抱甕亦隱几鄭曰隱於靳切○洙曰抱甕見汲井歲搰搰注莊子齊物論南郭子綦隱几而卧無數將

軍西第成洙曰衛青傳上爲青治第令視之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趙曰後漢馬融爲大將軍西第頌順爲正直所羞舊注引衛青治第事非是早作丞相東山起洙曰謝安起於東山也○趙曰班固山東出相舊注作東山使引謝安事非是公亦何拘於西對東邪鳥雀苦肥秋粟菽蛟龍欲蟄寒沙水洙曰鳥雀方得時而蛟龍退藏甫自喻也○蘇曰漢末交戈蝟起龎門隱公歎曰秋稔菽粟鳥雀甚肥而鸞鳳何卒焉余讀此莫不掩卷太息又鮑宰云鸞鳳棲荊艾蛟龍蟄寒水言小人昇騰君子淹滯不見用也○趙曰上句以比無功受祿下句又以比賢材之潛藏天下鼓角何時休陣前部曲終日死洙曰部曲隊伍也○趙曰傷時干戈之未息以引下句激昂二公之致功名也附書與裴因示蘇此生已媿須人扶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帥曰龔壑言失所從愛謂禮數雷同但止於寒温之問故不枚壽壑辱也世說毛曾與夏玄共坐時人謂之蒹葭倚玉樹唐書狄仁傑滄海遺珠珠玉喻道州手札也昔阮步兵厨中貯酒數百斛甫得書有所懷思不暇飲酒泛菊故撥弃燕没也長者坐少者立晝立煩兒孫夜坐費燈燭言日夜思之而忘食息也永嘉温州紫燕緑耳良馬也道州負超逸之才其視軍符侯印取之若其甚速豈困於永嘉一尉乎寅欵指祿山

言聖朝得々則民安寇平雖禄山跋扈不足復何慮哉頹綱漏網
言政刑紕弊賴道州經綸以裨補之鄭歎劉毅皆以諭道州昔當
抗疏直言他日必爲帝所禮遇黒白髪言得裴書髮更黒和氣襲
人故云以青春甫與道州會聞嘗談蘇侍御故以侍御爲蘇秦雲
孫雲孫遠孫也楚定王都荆州時甫茅齋在郭門之外每抱甕灌
畦或隱几而坐比之南郭子綦也武帝征匈奴衛青霍去病皆立
功帝賜第宅無數軍旅第成言將師平禄山思明之亂皆富貴也
惟與裴蘇早起以爲承相故云東山起鳥雀苦肥秋粟菽言小人
貪位慕禄也蛟龍欲蟄寒沙水言君子於此時反
退藏也須々扶言裴老要路謂仕途之顯要者

蘇大侍御渙靜者也旅于江側凡是不交州
府之客人事都絶久矣肩輿江浦忽訪老夫
舟檝而已茶酒内余請誦近詩肯吟數首才
力素壯詞句動人接對明日憶其湧思雷出
書篋几杖之外殷殷留金石聲賦八韻記異
亦記老夫傾倒於蘇至矣

龐公不浪出趙曰後漢龐德公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蘇氏今有之洙曰言亦不交州府也再聞誦新作突過黃初詩趙曰文帝爲魏太子七子從之游皆能詩如謝靈運江文通皆擬其作黃初文帝即位年號也乾坤幾反覆洙曰幾一作怕揚馬宜同時洙曰司馬相如揚雄亦蜀人也今晨清鏡中勝食齋房芝洙曰元封二年芝生甘泉齋房歌云齋房產草九莖蓮葉○趙曰此蘇渙之詩如房芝之可茹也余髮喜却變白間生黑絲洙曰生一作添○趙曰變白爲黑以聞其詩之故昨夜舟天接洙曰接一作傍湘娥簾外悲百靈未敢散洙曰言百靈聞誦詩而皆來也風破寒江遲洙曰破一作攻○趙曰宗慤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

○師曰昔龐德公不應州府辟命未嘗入城郭今蘇渙不交州府頗有其風黃初魏文帝年號指子建文集也乾坤幾反覆言世代遷變而名終不歇可與揚雄司馬相如齊名於當時也清鏡中指江上勝食齋房芝言咀味新更過於靈芝也白間生黑絲唐與蘇論文喜而髮爲之變文有益於人如此湘娥悲百靈不散皆言聽詩而感動之也

寄裴施州

廊廟之具裴施州 洙曰潘安仁豈非廊廟姿 宿昔一逢無此流金鍾大鏞在東序 洙曰禮樂之所在也○夢符曰右按詩賁鼓維鏞大鍾曰鏞書曰天球河圖在東序鍾鏞以言至和所自出東陽位也 冰壺玉衡懸清秋 洙曰氣宇之清徹也○夢符曰右按文選清如玉壺冰書曰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玉衡正天文之器非特氣之清也 自從相遇減多病三歲為客寬邊愁堯有四岳明至理 洙曰堯建四岳以共治天下 漢二千石眞分憂 洙曰漢宣帝曰與我共理者惟良二千石乎 幾度寄書白鹽北 洙曰夔州在白鹽山之北也○趙曰白鹽者夔州之山此非裴使君寄書與公義甚明也舊注云施州在鹽山之北非矣其下句言蟠龍銀鉤以言其書也 苦寒贈我青羔裘 洙曰羔一作絲○蘇门沈約牛元夔受其文章自解錦囊青羔裘贈之 霜雪迴光避錦袖蛟龍動篋蟠銀鉤 洙曰龍蛇銀鉤皆字體也言所惠之書如龍蛇銀鉤亟蟠交連○趙曰其如龍如蛇今藏裴公銀鉤於其中所以龍蛇動於篋也 紫衣使者辭復命再拜故人謝佳政將老已失子孫憂後來況接才華

盛 趙曰言我將老而免憂子孫無它以後來之人相接有裴耆諸子才華之盛美矣○師曰東亭殷學也金鐘大鏞乃禮樂之器言能文之以禮樂也冰壺玉衡言其清和也漢有二千石有中二千石二千石其實一千四百四十石不滿二千石也中二千石其實一千一百六十石故謂之中二千石漢宣帝曰與我共理者惟良二千石乎甫以施州比堯之四岳漢之二千石施州在白鹽山之北甫屢得其惠書與焉裘霜雪回光避錦袖蓋言裘也龍虵動篋蟠銀鈎蓋言書字躰勢也紫衣使者辟復命言朝廷必遣使辟召之也

鄭典設自施州歸 宋曰春秋時巴國界秦昭王置黔中郡梁改為施州

吾憐滎陽秀冒暑初有適名賢慎出處不肯妄行役 洙曰言其以義而動也○師曰出處君子之大致不可妄動鄭公雖冒暑有適蓋以鄭子每乏之是以南謁裴施州亦有義動不肯妄行役也 旅玆殊俗遠竟以屢空迫 洙曰顏淵屢空 南謁裴施州氣合無險僻攀援懸根木 鄭曰援于元切 登頓入矢石 洙曰言險阻也 青山自一川城郭洗憂感 趙曰公嘗有詩曰下視城郭消人憂 聽子話此邦令

我心悅懌其俗則純朴蘇曰魏人俗尚輕癖趙人俗尚淳朴楚人俗尚魚鹽不知有

主客溫溫諸侯門禮亦如古昔豹廚倍常羞盤頗

狼籍洙曰言雖幽遠而敬客之意不異於中華也史滑稽傳履舄交錯杯盤狼籍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時雖

屬喪亂事豈賞匹敵洙曰賞一作當中宵愜良會裴鄭非遠

戚群書一萬卷博涉供務隙他日辱銀鉤洙曰銀鉤書也言字躰交連勁密如銀鉤然森踈見矛戟夢得曰右按北史李義深有當世才用而心險峭時人語曰矛戟森森李義深

倒屣喜旋歸洙曰蔡邕倒屣而迎王粲○趙曰倒屣不上鞋踵也畫地求所歷鄭曰畫去聲

乃聞風土質又重田疇闢刺史似寇恂列郡宜競

借鄭曰借音迹○洙曰見權宜借寇恂注北風吹瘴癘羸老思散策蘇曰吳定臨危老拙久厭戎馬思得散策林泉遂此猿保野性渚拂蒹葭塞洙曰塞一云寒嶠穿蘿蔦冪

此身仗兒僕高興潛有激孟冬方首路洙曰顏延年改服飭徒旅首路局險

難強飯取崖壁歎爾疲駑駘汗溝血不赤洙曰言非良馬也○修可曰馬援銅馬相法曰汗溝欲深長漢書曰大宛國多善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終然備外飾駕馭何所益我有平肩輿前途猶準的翩翩入鳥道師曰鳥道謂飛鳥之道蓋言高險也焉脫蹉跌厄鄭曰蹉倉何切跌徒結切

寄薛三郎中

人生無賢愚飄飄若埃塵蘇曰丁固人生無賢與愚百年之後俱成糞壤又黃孔利名聚散若風中埃塵去來不足較輕重自非得神仙誰免危其身與子俱白頭役役常苦辛洙曰役役一作没没雖為尚書郎不及村野人蘇曰馬融曰我輩仕塗不及村野之人雞豚社飲足以自樂我輩區區塵土豈有此況味其憶昔村野人其樂難具陳趙曰歡樂難具陳譪譪桑麻交公侯為等倫天未厭戎馬我輩本常貧子尚客荆州我亦滯江濱峽中

一臥病痎瘧終冬春春復加肺氣此病蓋有因早歲與蘇鄭洙曰蘇鄭蘇源明鄭䖍是也痛飲情相親二公化爲土嗜酒不失眞洙曰蘇鄭亦皆嗜酒于今委脩短豈得恨命屯聞子心甚壯所過信席珍洙曰席珍席上之珍也上馬不用扶每扶必怒嗔洙曰每一作思賦詩賓客間揮灑動八垠乃知蓋代手洙曰可蓋覆當代也漢書功業蓋代○蘇曰李密蓋代手段不可容易施茞也才力老益神青草洞庭湖洙曰青草洞庭皆湖名也○鄭曰二湖俱在巴陵東浮滄海滑君山可避暑洙曰君山在洞庭湖心況足采白蘋子豈無扁舟往復江漢津我未下瞿塘空念禹功勤洙曰功又作力聽說松門峽吐藥攬衣巾趙曰聞松門峽之妙則方喫藥而吐之遽攬衣而思去○鄭曰松門峽巴中地名高秋却束帶鼓柂視滄溟鳳池日澄碧濟濟多士新餘病不能起健者勿

逡巡趙曰健者辭據也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上有明哲君下有行化臣洙曰行化臣謂承流宣化之大臣也

奉贈射洪李四丈

丈人屋上烏人好烏亦好洙曰詩瞻烏爰止于誰之屋注富人之屋烏所集也○修可曰尚書大傳曰武王登夏臺以臨殷氏周公旦曰臣聞之愛其人者愛其屋上烏人生意氣豁不在相逢早洙曰鄒陽傾蓋如故○趙曰北史李延壽敘傳載闕信謂其祖李曉之言曰古人相知未必在早南京亂初定所向邑枯槁趙曰南京成都府也肅宗至德二年以蜀郡爲南京所謂亂初定指言前年辛丑之歲四月劍南東川節度使段子璋反五月崔光遠擊斬之遊子無根株茅齋付秋草東征下月峽挂席窮海島洙曰謝靈運泛舟采石華挂席拾海月海賦維長綃挂長席萬里須十金晁曰漢書百金中人十家之產顏師古注古者一兩金直十千十金則知爲百千妻孥未相保蒼茫風塵際蹭蹬騏驎老洙曰馬蹭蹬失勢貌志士懷感傷心

留已傾倒

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見贈

忽忽峽中睡悲風方一醒西來有好鳥爲我下青冥師曰甫有渴疾故忽忽不樂至秋風稍蘇故云悲風方一醒西有崑崙山王母與漢武帝相會于此常有青鳥爲使甫以薛十二有仙姿故以況之羽毛淨白雪慘澹飛雲汀趙曰晉道壹道人之言雪曰先集其慘澹也既蒙主人顧舉翮唳孤亭持以比佳士及此慰揚舲洙曰江淹詩蕭舲出郊際〇趙曰劉勰弥勒石像碑云似揚舲游水〇高曰揚舲行船也清文動哀玉趙曰此言佳士之文清如玉聲之哀蓋環佩之類舊注引卞和泣玉非是見道發新硎洙曰莊子屠牛坦刀刃若發新硎〇唐曰薛之善屬文復能知道故云云欲學鴟夷子洙曰貨殖傳范蠡浮江湖改姓適齊爲鴟夷子注顔師古曰自號鴟夷者言若盛酒之鴟夷多所容受而可卷懷與時張弛陳遵傳曰自用如此不如鴟夷也〇趙曰李賀呂公詩刺促成幾人好學鴟夷子蓋用杜公今句也待勒燕山銘洙曰竇憲勒銘燕然山班固爲之銘誰重斷蛇劍洙曰一去口重

斬邪劍漢高有斬蛇劍致君君未聽洙曰伊尹致君堯舜○趙曰此言刺器如漢朱雲所用之劍而未施有致
君之術業而君未用舊注引漢高斬蛇劍以爲證大誤學者矣志在麒麟閣洙曰見今代麒麟閣注無
心雲母屛洙曰後漢鄭弘爲太尉時舉第五倫爲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自卑上遂聽置雲母屛風分
隔其間由此爲故事○師曰昔范蠡號鴟夷子鴟夷子乃韋囊也可以盛酒舒卷隨宜者似之甫勉薛十二莫學鴟夷子泛湖當如
竇憲立功勒銘于燕然山畫像麒麟閣無徒若鄭洪爲帝寵眷賜以雲母屛隔坐而已卓氏近新寡豪
家朱門倚相如才調逸銀漢會雙星洙曰司馬相如初遊臨卭臨卭之富人卓
氏有女名文君新寡善琴相如因以琴心挑之遂爲夫婦○晏曰雙星牛郎織女也客來洗粉黛日暮
拾流螢晏曰車胤聚螢讀書故云拾流螢不是無膏火勸郎勤六經老
夫自汲澗蘇曰孫云銘石庵云稚子拾薪老夫汲澗細君絹紵王術自汲澗泉煮茗野水日泠泠
我歎黑頭白君看銀印青洙曰見上露兩氣章滿注臥病識山鬼洙曰
九章有山鬼爲農知地形洙曰相高下視肥磽辨五種君子不如老農誰矜坐錦帳洙曰

漢百官志郎官給錦帳苦厭食魚腥蘇曰梁鴻曰鴻北人作到江南苦厭魚鰕氣風土不相宜欲歸不能

東南兩岸坼孫曰謂峽江也橫水注滄溟碧色忽惆悵洙曰忽一云若

風雷搜百靈洙曰見遊山朝百靈注空中石白虎洙曰石一云有赤節引

娉婷自云帝里女洙曰云一云季文選我天帝之季女噀雨鳳皇翎洙曰弄玉帝女也乘鳳皇仙去。師曰欒巴噀酒爲雨故云噀雨襄王薄行跡莫學冷如丁洙曰丁丁令威也去家一千年始一歸也千秋一拭淚夢覺有微馨洙曰見宋玉高唐賦并神女賦云人生相感動金石兩青熒洙曰李廣射石虎沒羽揚子雲曰至誠則石金爲開選賦琳珉青熒丈人但安坐休辨渭與涇洙曰無分清濁也龍蛇尚格鬬

洒血暗郊坰吾聞聰明主治國用輕刑洙曰尚刑德也銷兵鑄

農器今古歲方寧文王日儉德俊乂始盈庭洙曰詩言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言爲國當藉才也榮華貴少壯豈食楚江萍洙曰楚昭王度江得一物大如

斗色赤以問孔子孔子曰此萍實也。師曰至誠則金石為開甫言薛文以至誠相感動能移此以感人主使之輕刑銷兵務從節儉搜求賢俊如是則天下不期治而自治薛於此可以掇取榮華於年少之日豈但如甫客寓荆楚而食萍實也哉

貽華陽柳少府 鄭曰華胡化切

繫馬喬木間 趙曰劉琨詩繫馬長松下 問人野寺門 師曰柳少府寓居于野寺甫尋訪之故云云 柳侯披衣笑 蘇曰苻堅見張育育披衣出喜曰何堅來矣欣然握手絶倒 見我顏色溫 並坐石堂下 洙曰一云堂下石 俛視大江奔火雲洗月露 洙曰火雲旱雲也。趙曰東坡云火雲無時出未受月露洗蓋出於此 絶壁上朝暾 鄭曰暾他昆切日始出。洙曰謝靈運早聞夕飈急晚見日月暾。趙曰謝靈運登石門最高頂詩曰晨策尋絶壁 自非曉相訪觸熱生病根 洙曰觸冒也。趙曰晉程曉詩可憐褦襶子觸熱生病根 南方六七月出入異中原 老少多暍死 鄭曰暍於歇切傷熱也。趙曰熱病謂之暍武王下𨁈而扇暍。蘇曰暍詩葛反熱貌漢明帝詩河南人貿河北老少途中無水暍熱死數百人 汗流水漿翻 趙曰世說載鍾會鍾毓見魏文帝毓面有汗帝

問曰何以汗對曰兢兢皇皇汗出如漿也俊才得之子勤力不辭煩鄭曰勤勞欣切○趙曰俊才得柳少府所以不辭勤力之煩而往謁也指揮當世事師曰自此句以下謂柳生有經綸之志言及國家未寧慷慨悲憂其義氣士排帝閽帝閽天門也觀柳生之義槩可與知己者論不可為俗人道也語及戎馬存

涕淚濺我裳悲氣排帝閽朱曰思玄賦叫帝閽使闢扉兮覿天皇于瓊宮鬱陶抱長策朱曰書鬱陶乎予心長策良策者也有良策而不見用故鬱陶義仗知者論吾衰

臥江漢但愧識璵璠朱曰潘正叔寸晷惟寶豈無璵璠言已之所識止璵璠而已以美柳侯也文章一小伎於道未為尊趙曰後漢楊賜傳云造作賦說以史篆小伎見寵於時起余

幸班白因是託子孫趙曰起余者商也言柳少府起發余於班白衰老之間因此相見而有子孫可託之幸也俱客古信州朱曰夔乃古信州也○程曰春秋時魚國漢為魚復縣梁隋皆為巴東郡唐初改為信州又為夔州取夔國名之結廬依毀垣相去四五里徑微山葉繁時

危挹佳士况免軍旅喧醉從趙女舞歌鼓秦人盆朱曰

揚惲書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趙女雅善鼓琴瑟酒後耳熱仰天撫缶而呼嗚嗚李斯書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嗚嗚快耳者真秦之聲也莊子鼓盆○趙曰古樂無歌趙舞趙女出李斯傳趙女立於側秦人盆者又如李斯所謂擊甕而叩缶者真秦聲也盆即甕缶之變稱耳而鼓盆則莊子鼓盆而歌也舊注云妄引揚惲傳爲雜矣

子壯

顧我傷我驩兼淚痕餘生如過鳥故里今空村 趙曰張昱傷詩忽如鳥過目○師曰柳生年少傷甫衰老甫喜悲相半故云我驩兼淚痕餘生殘年也過鳥言其疾甫傷故鄉經兵革後唯空村而已此生嗟跎不獲一歸

投簡成華兩縣諸子

赤縣官曹擁材傑 洙曰十洲記神州赤縣 軟裘快馬當冰雪長安

苦寒誰獨悲杜陵野老骨欲折 洙曰杜陵屬京兆 南山豆苗早

荒穢 洙曰楊惲傳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石豆落而爲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 青門瓜地新

凍裂 洙曰見往者東門瓜注 鄉里兒童項領成 洙曰節南山四牡項領 朝廷

故舊禮數絶自然奔擲與時異況乃踈頑臨事拙飢卧動即尚一旬洙曰劉公幹詩弥旬十餘旬弊裘何啻聯百結洙曰見女子衣百結注君不見空墻日色晚此老無聲淚垂血

贈鄭十八賁

温温士君子洙曰前漢律歷志以銅有似士君子之行言不爲燥濕寒暑变其節不爲風雨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也令我懷抱盡師曰詩云温其如玉鄭賁有温潤君子之德使我得展尺愿蘊無有遺恨靈芝冠衆芳安得闕親近趙曰之以比鄭君盖靈芝之人所喜見者故不可闕於親近也韓退之有云若鳳凰芝草爭先覩之爲快遭乱意不歸竄身跡非隱洙曰以避乱也。趙曰山濤吏非吏隱非隱細人尚姑息趙曰礼記小人之愛人也以姑息。適曰小惠相濡潤偷優无所不至吾子色愈謹高懷見物理識者安肯哂卑飛欲何待捷徑應未忍洙曰不欲枉尺而直尋也。修可曰張衡應問曰捷徑邪至我不忍以投步干進容我不忍斂扇又甚自夫雅捷徑而窘步盧

嶶用傳士大夫指嵩山終南為仕塗捷徑不我百篇文詩家一標準蘇曰屈平文詞乃詩家標準也羈離交屈宋洙曰屈原宋玉牢落值顏閔洙曰顏淵閔子騫水陸迷

畏途洙曰畏途一作長藥餌駐脩軫逸曰言以冊藥延年也古人日已遠青

史字不泯洙曰古詩不泯並圖青史盛德○夢符曰右按應劭風俗通曰青史善著書書即青史者人姓名也○趙曰青史者殺青竹簡之史也江文通云頁啓冊青並圖青史詩去䣊国不泯步趾詠唐虞追隨飫葵

堇洙曰以堯舜之道自樂而不以簞瓢為慮也數杯資好事異味煩縣尹心雖

在朝謁力與願不盾抱病排金門衰容豈為敏洙曰敏不敏也如左傳魯人以為敏同○師曰衰老欲扶金馬門尤非本志也

贈衛八處士

師曰按唐史拾遺甫与李白高適衛賓相友善時賓年最少号小友今據杜詩贈衛八云昔別君未婚知此詩乃贈衛賓乎

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洙曰見遠高書記詩註今此復何夕共

此燈燭光 洙曰見今夕行注 一云共宿此灯花 少壯能幾時鬢髮各已蒼 洙曰漢武帝秋風辞少壯幾時兮奈老何陶淵明帰去來辭寓形宇內復幾時。饒曰蒼老蒼蒼也 訪舊半為鬼驚呼熱中腸 洙曰魏文帝与吳質書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耶昔日遊処謂百年巳分可長共相保何數年之間零落畧尽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觀其姓名巳為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為糞壤可復道哉。修可曰孟子不得於君則熱中注心熱恐懼也。趙曰此乃莊子內熱之義盖煎熱之謂也 焉知二十載重上君子堂 趙曰王仲宣詩高會君子堂 昔別君未婚兒女忽成行怡然敬父執 直方曰曲礼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 問我來何方問答未及已兒女羅酒漿 洙曰兒女一作驅兒。何曰詩可以挹酒漿。蘇曰鄭育見戴逵使羅酒漿兒女進果餚 夜雨剪春韭 蘇曰郭林宗見友人夜冒雨剪韭作炊餅今洛汭人皆効之。薛曰右散南史周顒春初早韭 新炊間黃粱 洙曰陶隱居曰黃粱本出青冀異糉大毛長穀米俱麄於白粱食之比它穀最益脾。修可曰王儉問周顒曰山中何者為最勝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趙曰見主人意慇懃之貞也 主稱會面

難洙曰張平子賦注稱露未晞曹子建詩注稱千金壽古詩會面安可知一舉累十觴十觴亦不醉洙曰一作千觴亦不醉感子故意長明日隔山岳世事兩茫茫洙曰曹顥達詩文舉觴詠露晞。蘇曰孔文舉百觴亦不醉。梅曰李牧曰吳將軍飲數十觴未見有醉容

贈蘇四徯

異縣昔同遊各云厭轉蓬洙曰古詩爲客若轉蓬言如蓬之隨風無所定止也別離已五年尚在行李中洙曰左傳秦晉圍鄭鄭燭之武夜見秦伯曰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供其困乏注行李使人戎馬日衰息乘輿安九重洙曰天子之門九重乘輿天子所乘輿蔣京師初復天下漸平也。趙曰以車駕嘗因吐蕃陷京師而幸陝今稍平定復還長安爲九重之安矣有才何棲棲將老委所窮趙曰公每自負矣故不以言才爲嫌微生畝云丘何爲是棲棲者歟爲郎未爲賤洙曰後爲宣義郎子美檢校工部員外郎非以階官也後篇云雖爲尚書郎可以證矣其奈疾病攻子何面黧黑焉得豁心胸趙曰指言蘇徯也列子云面目黧黑巴蜀倦剽

劫下愚成土風洙曰崔旰之乱也幽薊已削平洙曰祿山所節鎮処也荒徼

尚彎弓朱曰時思明未平。趙曰安史之乱雖已削平而猶有遺孽也斯人脫身來豈非

吾道東洙曰儒林傳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丁寬為項生從者讀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学成何謝寬寬東帰何謂門人受易以東矣。師古曰言丁寬得其法術以去後漢鄭玄斈於馬融辞帰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乾

坤雖寬大所適裝囊空肉食哂菜色少壯欺老翁洙曰傷時情以肥癯為輕重也。蘇曰呂安謂嵇康曰我非輩稱有菜色反為肉食輩所哂徒知其外而不知內地周澤謂諸麋郎曰君有少壯不可欺老翁翁胃中有書万餘卷君輩未到此田地諸人皆慚悚无一語對況乃主客間古來

偪側同君今下荊楊趙曰言時之寬舒則寬舒同時之偪側則偪側同公詩有偪側行獨帆

如飛鴻二州豪俠場人馬皆自雄一請甘饑寒再請

甘養蒙洙曰甘養蒙欲其晦迹以自全也

君不見簡蘇徯

君不見道邊廢弃池君不見前者摧折桐百年死樹中琴瑟洙曰蔡邕取爨下桐爲琴。趙曰異苑載吳平在勾章州門外忽生一株桐上有謡歌之声平悪而斫其後輒自迁立於故根上又聞歌声曰死樹今更青吳平尋當歸桐材所以爲琴今琴今言死樹猶可爲之譬士終有用也舊注所引者非一斛舊水藏蛟龍洙曰積水成淵蛟龍生焉。趙曰以譬士當守所養也丈夫蓋棺事始定洙曰古詩蓋棺事乃已言死而後已也。蘇曰劉毅丈夫兒蹤跡不可尋常便混羣小中蓋棺事方定矣君今幸未成老翁趙曰魏文帝与吳質書云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何恨憔悴在山中深山窮谷不可處霹靂魍魎兼狂風洙曰兼一作并一作因。蘇曰鮑休清溪賦霹靂檄石狂風驚林

贈李白

二年客東都所歷猒機巧彥輔曰東都洛陽也前漢地理志周人之失巧僞趍利。余曰葛巖詩其民子機巧趍利野人對羶腥彥輔曰潘岳秋興賦序僕野人也杜亦自謂爲郊野人耳周礼注犬

腥若擅雖雖九章曰蔬食常不飽趙曰此意似鮑日見嶒腥
腥咩亦何功得薄兮之物而其食猶未厭乎蘇
囊所以對之而增媿則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洙曰梁
甫之貧困無資可見矣書安成
康王秀傳兩韓之孝友純深庾郭之形骸枯槁或豫飯菁羮美惟呂
不足或葭牆文帶樂在其中○田曰陶隱居登眞隱訣載太極眞
人青精乾石䭀飯注云以南燭草煑汁漬米為之彭祖云大宛有
青精先生清虛眞人眞誥云霍山有道士鄧伯元者受青精石飯
之苦乏大藥資脩可曰丹書悒丹山人大藥證云夫大藥者須
法鍊砂中汞能取鉛裏金黃芽為根帶水火鍊功
深○彥輔曰洞仙傳晉中興以來山林跡如掃洙曰梲文帝游
名山道士合大藥得仙者甚衆仙詩与我一丸
藥光耀有五色服藥四五日胃臆生羽翼○趙曰四句通義離為
兩端則語意不相接蓋詩人不以文害辭以青精飯可謂之大藥
矣眞誥云霍山有道者鄧伯元受青精石飯之法內見五藏色如
嬰孺豈不謂之大藥乎而青精飯法其所用之物如以南燭草木
葉煑取汁浸漬稻米狀之張君房云青稻米如豫章西山青米吳
越青龍稻草是也此亦費尋討不以謂之大藥資乎○彥輔曰北
山移文曰乍低枝而掃跡○師曰李白將為梁宋之遊甫作此詩
贈之東都洛陽也唐初都長安後都洛陽東都自安史再陷之後民
物貧窘故幾巧趨利風俗澆薄甫二年客居于此覩茲機巧之俗
其厭惡之傷昔日之不然也羶腥謂兵燹鄙居民肝腦塗地風

揚指腥之餘野人甫自稱也疏食不飽詶踋貴青精神仙道齋
服食有黃精有青精色黃者為黃精色青者為青精亦若天黃地
黃人黃也本只是一種根浮于上者為天黃沉于下者為地黃生
于中者為人黃青精食之既久能益人顏色長年卻老藥有大有
小僊亦有小大也有天仙有地仙藥有丹砂黃金為藥之上者故
云大藥甫既客居東都無大藥之資將隱于山林求青精食之亦
可以駐顏色柰何山林人迹如掃謂兵火
之後絕無人煙故也蓋歎東都之不可居 **李侯金閨深** 鮑曰白嘗
供奉翰林故云○洙曰江文通別賦金閨之諸彥蘭臺之群英注
金閨金馬門也謝玄暉出尚書省詩既通金閨籍○彥輔曰按李
陽冰作白集序云天子賜金閨 **脫身事幽討** 鮑曰本傳白自知不為親近所容求還山帝賜金帶放還○趙曰李
白宜通籍金閨以不得意遂浮游四方此為事幽討也○彥輔曰漢
頭羽問張良曰沛公安在曰脫身去間至軍白就從祖陳留採訪
使彥允請北海高天師授道籙 **亦有梁宋遊** 洙曰任彥升令云客遊梁朝則聲華籍甚顏延年北使洛塗出
梁宋郊○鮑曰白時得還与公同在洛將適梁宋也後在梁亦与
公同遊故遣懷詩云昔我遊關中得梁孝王都憶與高李輩論交
入酒壚○趙曰梁謂汴州今之東京宋謂宋州今之南京
也○鄭曰梁古大梁今汴京也宋古杞國今應天府是也 **方期**
拾瑤草 汀淹香壚峯詩瑤草正翕艶玉樹信葱青江淹曹植詩旋商拾蕙草○蘇曰東方朔與友人書曰不可使塵網

名韁利鎖怡然長嘯脱去十洲三島相期拾瑶草吞日月光華共輕舉爾○尹曰江文通別賦曾瑶草之徒芳李善注曰高唐賦序云我帝之季女名曰瑶姬未行而亡封于巫山之臺精神爲草寔曰靈芝之山海經曰姑瑶之山帝女死焉名曰女尸化爲瑶草其葉胥成其華黄其實如兎絲服者媚於人○趙曰瑶草事雖出於山海經姑瑶之山帝女死焉化爲瑶草服之者媚於人而瑶草字江淹登廬山詩瑶草正翕艳别賦云惜瑶草之徒芳蓋以仙境之物美言之耳今子美正承江淹而用之也○彦輔曰沈佺期詩意欲拾靈草○師曰漢時凡待詔者必於金馬門美生曰彦李白嘗待詔翰林故云金閨彦幽討謂窮討幽趣梁宋即今之東京開封府是也本魏地號曰大梁其地有香爐峰神仙所居之迹瑶草乃珊瑚樹之類仙家用以合丹藥服餌時李白擺脱翰林之職將以窮討幽趣故爲梁宋之遊拾瑶草以服食蓋白之爲人放曠不樂仕宦有意於神仙後以入水捉月或者以爲尸解

戲簡鄭廣文虔兼呈蘇司業源明

廣文到官舍 朱曰廣文事見醉時歌 繫馬堂階下 朱曰繫一作置 醉即騎馬歸 趙曰山簡傳日暮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着白接䍦也 頗遭官長罵才名三十年坐客寒無氊 趙曰唐史稱鄭虔在官貧約澹如也乃引杜甫嘗贈之曰才名三十年坐客

塞無營則〻公之作眞詩史矣近有蘇司業時時與酒錢洙曰與一作乞○趙曰乞丘蓋切又作與○師曰虔始爲廣文館學士性嗜酒不治事數爲官長所訶怡然不以爲意祿山反陷于賊受祿山僞署後賊歸坐免官故至貧窶惟穌源明重其才時時給餉之杜詩云得錢即相覓沽酒不復疑蓋謂此也

戲贈友二首

元年建巳月洙曰肅宗去上元三年年號止稱元年月以斗建辰爲名也○師曰肅宗止稱元年復以月建之辰稱月蓋法上古之制也年號自漢武帝方有之甫特於此年以元年建巳月爲稱記肅宗之立上古制不然何以謂之詩史乎郎有焦校書自誇足膂力能騎生馬駒一朝被馬踏脣裂版齒無壯心不肯已欲得東擒胡趙曰公使魏武帝樂府云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師曰胷腸之間曰膂生馬駒其馬未調習者板大齒也仲尼嘗譏子路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謂其好勇故也此詩雖云諧戲亦爲好勇者之戒

元年建巳月官有王司直馬驚折左臂骨折面如

墨洙曰國語望之如墨驚騎漫染泥何不避雨色師曰觀此詩有何不避雨色之句盖為躁進者勸君休歎恨未必不爲福洙曰此詩所諷近白居易新豐折臂翁之戒云

趙曰淮南子云塞上翁馬亡入胡人皆弔之曰何知非福居數月其馬引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曰何知非禍及家富馬良其子好騎墮而折髀人又弔之曰何知非福居一年胡人大入丁壯戰死者十九其子獨以跛故父子得獲相保舊注引居易新豐折臂翁穿鑿矣

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卷之十七